

國文講座叢書
新二十六史

全史會通

卷貳 五帝本紀上

陳冠宇撰

國文講座叢書
新二十六史

全史會通卷二

陳冠宇撰

本紀

五帝本紀第二上

漢司馬遷撰

〔集解〕裴駟曰、凡是徐氏義、稱徐姓名以別之、餘者悉是駟註解、并集衆家義、——〔正義〕鄭玄注、中候勅省圖云、德合五帝坐星者、稱帝、又坤靈圖云、德配天地、在正不在私曰帝、按太史公依世本、大戴禮、以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唐堯、虞舜爲五帝、譙周、應劭、宋均皆同、而孔安國尙書序、皇甫謐帝王世紀、孫氏注世本、並以伏羲、神農、黃帝爲三皇、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虞爲五帝、裴松之史目云、天子稱本紀、諸侯曰世家、本者、繫其本系、故曰、本紀者、理也、統理衆事、繫之年月、名之曰紀、第者、次序之目、禮云、動則左史書之、言則右史書之、左陽故記動、右陰故記言、言爲尙書、事爲春秋、按春秋時置左右史、故云史記、——〔梁玉繩史記志疑〕纂賢多注漢書、僕指三十餘家、而注史記者甚少、延篤、徐廣、鄒誕生、劉伯莊、俱作音義、別有音隱五卷、莫詳其人、並佚不傳、惟經裴參軍等引用、什獲一二、裴氏集解、與小司馬索隱、張長史正義、附見於史、僅止三家、甄擇探討、庶幾子長功臣、然屢涉誤端、瑕瑜相準、唐藝文志許子儒、王元感、徐堅、李鎮、陳伯宣、均注史記、又子儒音三卷、李鎮義林、及裴安時纂訓、各二十卷、考索隱後序、小司馬已罔觀許注、則唐初遂亡、宋史志祇載伯宣注、是元感諸儒所纂、亡於宋代、而馬史通考言伯宣注殘缺、今併殘本不可得、柳宗元龍城錄稱、漢末大

儒張昶、撰龍山史記注、未之見也、後序謂隋柳顧言善此史、劉伯莊先人、常從受業、隨手記錄、伯莊緣以作音義、張嘉會亦善此史、小司馬少從之學、因成索隱、柳張二公之旨、殆絕而不絕矣、——〔荀子〕五帝之中無傳政、非無善政也、久故也、禹湯有傳政、不若周之察也、——〔呂氏春秋〕五帝先道而後德、故德莫盛焉、三王先德而後事、故事莫功焉

、——〔白虎通〕五帝者、何謂也、禮曰、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、五帝也、黃者中和之色、自然之性、萬世不易、黃帝始作制度、得其中和、萬世常存、故稱黃帝也、謂之顓頊何、顓者、專也、頊者、正也、能專正天人之道、故謂之顓頊也、謂之帝嚳者何也、嚳者、極也、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、謂之堯者何、堯猶嚳也、至高之貌、清妙高遠、優遊博衍、衆聖之主、百王之長也、謂之舜者何、舜猶舜也、言能推行堯道而行之、——〔王應麟困學紀聞〕五帝本紀、列黃帝顓辛堯舜、謂孔子所告宰子、儒者或不傳及、

春秋國語、發明五帝繫姓章矣、書缺有聞、乃時見於他說、五峰胡氏曰、仲尼繫易、歷敘制器致用、兼濟生民者、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、蓋以是爲五帝也、而顓辛無聞焉、太史公所載、特形容之虛語爾、朱子曰、易大傳、孔聖之言、八卦、文字之祖、何故遺而不錄、——〔胡五峰皇王大紀〕包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是五君、有先天地開闢之仁、後天地

制作之義、故孔子曰、包羲氏沒、神農氏作、神農氏沒、黃帝堯舜氏作、按黃帝之後、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皆嘗帝天下矣、孔子所以越而遺之者、以三君居位、僅可持其世而已、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、則五帝之名實定矣、——〔王鳴盛十七史商榷〕周禮春官、掌三皇五帝之書、則五帝以前、固有三皇矣、僞孔安國書序、以伏羲、神農、黃帝爲三皇、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堯、舜、爲五帝、而史記則以黃帝、顓頊、高辛、堯、舜、爲五帝、無少昊、考昭公十七年左傳、少昊氏爲名官、杜預云、少昊金天氏、黃帝之子、疏引大戴禮帝系云、黃帝生元囂、史記云、皇帝生二子、其一曰元囂、是爲青陽、據世本及春秋緯、皆言青陽、卽是少皞、黃帝子、代黃帝有天下、號曰金天氏、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、與諸

書言有天下不同、而其爲黃帝之子則同、意者、亦如帝學立而不終、故當統於黃帝爲一代、而不得別爲一帝、僞孔說非矣、且史記所載五帝本大戴禮五帝德篇、此孔子之言、豈可不依、又易繫辭、以伏羲神農爲上古、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、二者、顯有區別、然則義農爲皇、黃帝等爲帝明甚、紀聞引五峰說大謬、——〔劉恕資治通鑑外紀〕司馬遷孔安國皆仕漢武帝、遷據穀梁傳荀卿子等稱五帝不敢信、文、列、莊子、呂氏春秋稱三皇、見百家言黃帝、左氏傳言高陽、高辛氏、書始堯舜、而當時大儒董仲舒、亦云推神農爲九皇、改號軒轅、謂之黃帝、因存帝顓頊、帝嚳、帝舜爲五帝、遷故作五帝本紀、孔安國爲博士、考正古文、獨見周禮據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、左傳云、左史倚相、能讀三墳五典、八索九丘、史克曰、少皞氏有不才子、鄭子曰、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、安國以周禮爲古文、而不知周禮經周末秦漢增損、僞妄尤多、故尙書序云、伏羲、神農、黃帝之書、謂之三墳、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虞之書、謂之五典、孔穎達云、三墳之書、在五典之上、數與三皇相當、墳又大名、與皇義相類、故云三皇之書、堯舜典是二帝之典、推此而上、則五帝當五典、三墳五典、已經芟夷、存者二典而已、書緯云、帝嚳以上、朴略難傳、唐虞以來、煥炳可法、禪讓之首、至周五代、此皆無所稽據、穿鑿妄說耳、史克又云、縉雲氏、鄒子又云共工氏、豈皆帝乎、論者以世本、帝繫、大戴禮五帝德、家語宰我問、與史記本紀、同以黃帝爲五帝、則三皇乃少一人、故甄耀度以燧人、白虎通以祝融、或以共工、同犧農爲三皇、鄭玄注中候勅省圖、引運斗樞、以伏羲、女媧、神農爲三皇、軒轅少昊、高陽、高辛、陶唐、有虞、六代爲五帝、德合北辰、得天皇之氣者、皆稱皇、協五帝座星者、皆稱帝、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、梁武帝以伏羲、神農、燧人爲三皇、黃帝、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爲五帝、而曰、舜非三王、亦非五帝、與三王爲四代而已、鄭及諸儒、自相譏病、其指不迥、世本經秦歷漢、儒者改易、大戴禮出於世本、賈逵云、三墳、三皇之書、五典、五帝之典、延篤言、張平子說三墳三禮、禮爲人防、爾雅曰、墳、大防也、書曰、

誰能典朕三禮、天地人之禮也、五典、五帝之常道也、馬融云、三墳三氣、陰陽始生、天地人之氣也、五典、五行也、杜預云、皆古書名、漢晉羣儒、論三墳五典、亦與孔說不同、惟鄭玄注周禮外史三皇五帝之書云、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、此說出於孔安國、非其新意、賈公彥云、孔鄭之說無正文、故延叔堅、馬季長所解有異也、或說董仲舒對程雅曰、三皇、三才也、五帝、五常也、三王、三明也、五伯、五嶽也、其說全無意義、非仲舒之言也、或曰、左氏傳、禮記祭法、有少皞、顓頊、帝嚳名號、豈可據繫辭皆去之、以堯舜次黃帝、無乃太略乎、答曰、儒學論議、當本於經、顧彪謂正可依經誥太典、不可用傳記小說、此言得之、先儒云、女媧至無懷氏十五帝、臨魁至榆罔七帝、承襲犧農而王、然則少昊已後、亦嗣黃帝、如無懷臨魁比也、至堯功德特高、別爲一代之、又自古以來、皆傳其子、或以干戈逆取、而堯及舜、皆有子擇賢而授、不私其親、上古以來、二人而已、故可上紹黃帝、而繼犧農、藝文志云、孝文時、得魏文侯樂人竇公、獻其書、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、桓譚新論云、竇公時年百八十歲、武帝時、河間獻王好儒、與毛生等共采周官、及諸子言樂事者、取公孫尼子以作樂記、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、咸池以祀地示、大磬以祀四望、通夏殷周爲六樂、樂記曰、武王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、爲三恪二王、後黃帝而及堯舜、不數少皞、顓頊、帝嚳、竇公所傳、在秦焚書之前、獻王采錄古書、可以取信、然大司樂有雲門、大卷、大咸、而樂記有大章、咸池、已差異矣、包犧神農、世遠樂名不見、少皞、顓頊、帝嚳、承黃帝之後、不特爲一代之、故無樂名、孝經鈞命訣云、伏犧樂曰立基、神農曰下謀、祝融曰屬續、帝系譜云、伏犧樂曰扶來、神農曰扶持、帝王世紀云、少皞樂曰九淵、樂緯云、顓頊樂曰五莖、帝嚳曰六英、漢禮樂志云、顓頊作六莖、帝嚳作五英、皆緯書帝系諸譜、漢志世紀放六樂撰、其名故多差異、非本稱也、秦初并六國、丞相會議帝號曰、古有天皇、有地皇、有泰皇、泰皇最貴、臣等上尊號王爲泰皇、王曰去泰著皇、采上古帝位號、號曰皇帝、乃知秦以前諸儒、或言五帝、猶不及三皇、後代不考始

皇本紀、乃曰兼三皇五帝、號曰皇帝、誤也、西漢之末、去聖益遠、孔安國尚書傳、雖未立於學官、而儒者惑於安國司馬遷二家殊異、又怪易繫大司樂樂記、以堯舜上繼黃帝、雖劉歆博物洽聞、疑而未了、故三統歷本易、始於包犧、至少皞、顓頊、帝嚳、乃曰周嚳、其樂故易不載、而不明言嚳樂及不載之義、鄭元注易繫辭云、金天高陽、高辛、遵皇帝之道、無所改作、故不述焉、崔靈恩曰、舞樂之始、興於黃帝、其德宜法遠存、其後敬之爲恪、顓頊、高陽、二代之君、雖復爲樂進、非始舞之制、又非宜今之用、故越之而用雲門、不立其樂、亦不爲恪也、熊安生解禮、周以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、但云取其制作之人、孔穎達謂易略舉五帝之終始、則少皞、顓頊、帝嚳、在其間也、歷世紛紜、莫知定論、皆泥於舊文、肆爲解釋、不可強通、——〔馬驢釋史〕三皇五帝人之恆言也、尙書序曰、伏犧、神農、黃帝之書、謂之三墳、言大道也、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虞之書、謂之五典、言常道也、故黃帝以上、爲三皇、少昊以下、爲五帝、五帝既沒、三王繼統、三王世衰、五霸遞興、是以論世者、必稱三五、其來久矣、太史公作五帝本紀、首黃帝而無少昊氏、說者曰、少昊不居帝位、率鳥師以理西方、信然則月令何以祀星爲參行之帝、以子自述其祖、何能言繼黃帝而立也、自遷之書出、遂令言三皇者、欲備其數而不得、則紛然聚訟、或曰燧人、或曰女媧、或曰祝融矣、夫遷之所本者、帝繫與世本也、然而帝繫世本、或出於周末采錄、固有不可依據者、舜祖虞幕、見於左氏國語明甚、而歷牘失紀、是豈可盡信乎、且遷之所記、往往乖刺疑誤、合重黎而爲一、是楚有二祖也、齊爲四岳之裔、又爲伯翳之後、是齊亦有二祖也、以伯翳爲皞陶之子、秦趙方興、何滅孫有罔祀之嘆、伯翳佐禹治水、以馴服鳥獸、卽書所謂益作朕虞、孟子所謂使益掌火者矣、史於本紀既兩岐其名、於世家又分爲二人、何其謬耶、故益之爲翳、亦猶昊之爲皞、伏犧之爲宓戲、嚳之爲侁、紂之爲受、與夫契之爲禹、垂之爲姁、皋陶之爲咎繇、仲虺之爲僞、或爲囂、或爲歸、伯罔之爲藥君、牙之爲雅、古文之通用類然、皆謂之二人可乎、周官外史氏、掌三皇五帝之書、

今三皇之書泯闕、五帝僅存二典、易敘庖羲氏以來、略舉之而不悉、俾後世無所折衷、無怪乎人人異端牴牾、更僕未可問也、伯夷之作秩宗、虞書載之、而以為四岳姜姓之祖、庭堅高陽氏之才子也、而以為咎繇之字、放勳、重華、文命各言其德業也、而以為堯舜禹之名、堯舜名也、而諡法載之、若此者、其皆信乎、共工氏與女媧爭、任知刑以霸九域、而列子云、共工與顓頊爭為帝、是已有兩共工矣、其作亂於帝嚳之世、重黎誅之而不盡、與振滔洪水、舜流幽州者、又有兩共工也、燧人之前、有有巢氏、吳英之後、又有有巢氏、與而皆教民居、禪通之帝為倉頡、黃帝之史為倉頡、而皆造書契、帝堯之時、有羿、夏后太康之時有羿、而皆以善射名、若此者、其盡然乎、信如世紀所稱、女媧祝融、皆襲庖羲氏之號、而並稱三皇、是一姓而再皇也、據鄒子五德之運、五行相生、以承其位也、燧人祝融、皆以火德王、而與炎帝並稱皇、是以火濟火也、皇者美大難名、帝者克配上帝、王者貫通三才、其名不同、其實一也、皇神化而莫違、帝高居而不冒、王天下所歸往、天祐之、民戴之、其德同也、三皇之世如春、五帝之世如夏、三王之世如秋、非春不生、非夏不長、非秋不成、其時不同也、而功同三王、異世不相襲禮、五帝殊時、不相沿樂、曰作曰述、或革或因、其政不同也、而道同天覆地載、四時運行、寒暑代謝、以成歲功、其為成物均也、日月照臨、金水內景、火外景、聖德光照、旁及四海、其為明一也、饑者思食、渴者思飲、寒者就暄、喝者趨蔭、其欲不同、而皆得所欲也、故皇、帝、王、皆有天下者之通號也、是以三皇以來、皆曰王天下、而夏殷之主、猶然以帝稱、傳曰、今之王、古之帝也、豈有高下隆汙之殊哉、——〔童書業古史辨自序〕三皇「五帝」的名稱系統和史跡、大部份是後人有意或無意假傳或謠傳的、「皇」「帝」的名號、本屬於天神、「三」「五」的數字、乃是一種幼稚的數學的範疇、三皇「五帝」和古代哲學與神話、是有密切的聯繫的、大約盤古、天皇、地皇、泰皇、（或人皇、）決無其人、燧人、有巢、伏羲、神農、也至多是些社會進化的符號、至於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、鯀、禹等、確實有

無其人雖不可知、但他們的身上、附有很多的神話、卻是事實、把這些神話傳說剝去、他們的真相也就所剩無幾了、至啓以下的夏史、神話傳說的成分也是很重、但比較接近於歷史了、到商以後、纔有真實的歷史可考、總而言之、夏以前的古史、十分之七八、是與神話傳說打成一片的、牠的可信的成分、貧薄到了極點、——〔繆鳳林三皇五帝說探源〕自來論「五帝」者、皆以十二紀月令之五帝、爲「五帝」說之濫觴、而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「五帝」、則始大戴太史公、今知呂覽於太皞等「五帝」外、復言黃帝等「五帝」、前者「神帝」、說本遠游、後者「入帝」、又爲大戴史公所本、然二者關係、及黃帝等「五帝」說之淵源、猶未易明也、封禪書載管仲所記古封禪者十二家、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家、在無懷伏羲神農炎帝之後、禹湯周成之前、展禽言祭法、則曰、「黃帝能成名百物、以明民共財、顓頊能修之、帝倍能序三辰以固民、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、舜勤民事而野死」、所言五王序次皆與呂覽「五帝」同、蓋夏商前有此五王、當春秋時說已固定、特無「五帝」之稱耳、管子書葉水心謂成書在春秋末年、其正世篇言「五帝三王」、「三王」謂禹湯武、中匡篇有明文、「五帝」則可考者三、桓公問言「黃帝立明臺之議、堯有衢室之問、舜有告善之旌、禹立諫鼓於朝、湯有總街之庭、武王有靈臺之復、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、得而勿忘者也」、「禹湯武爲明王、黃帝堯舜自爲聖帝、莊子天運五言「五帝」、可考者亦惟黃帝堯舜、荀子亦言五帝、非相、「五帝之外無傳人、禹湯有傳政」、「以「五帝」與禹並舉、知「五帝」在「三王」外、然荀子法後王、惟議兵篇言「古者帝堯」而已、諸家之言「五帝」、皆在「三王」前、且皆爲古天子、以是知先「五帝」、而以夏商周「三王」屬於其後、與李斯言「古者五帝地方千里」者、實原始之「五帝」說、「五帝」與「三王」與「五運」各有系統、而不衝突、諸帝名之不具者、以意推之、疑亦與呂覽同、黃帝堯舜之稱帝、由來已久、「五帝」之說興、上不越黃帝、下又外「三王」、黃帝堯舜之間、著者惟顓頊帝嚳、則「五帝」捨五人莫屬、呂覽之說、固先秦之古義也、鄒子論

官、黃帝顓頊之間、嘗舉炎帝共工太皞少皞、此但歷敘古者紀官之不同、非即古帝之次序、漢師不悟、或以太皞炎黃少皞顓頊爲「五帝」(王符王肅說)而人神不分、或加少昊於「五帝」(鄭玄說)、而「五帝」有六人、僞孔安國皇甫謐、進少昊而退黃帝、梁武帝又進少昊而黜帝舜、而「五帝」失其終始焉、蓋自王符鄭玄讀大戴太史公書、已莫識其義、何論先秦舊記、近人謂世益晚而古史益繁、余則謂世益晚而古史之義益晦、「堯神禹蟲」、惟今日始有此妙論耳、(冠宇案「堯神禹蟲」、爲顧頤剛之說、見古史辨第一冊)、然「五帝」何以必「五」而不「三」、(蒙文通謂天有「五帝」、上世之王者亦五帝、然以「人帝」兼「神帝」者、惟黃帝顓頊、餘則各有專屬、諸言人之「五帝」者、若管子莊子荀子、不言「神帝」、言神之「五帝」者、若晏子屈原、不言「人帝」、周官呂覽雖兼言之、其義各別、則二「五」之起、或因先民數字尙「五」之故、非人源於神、或神源於人也、童書業案語云、「竊謂「五帝」之說、當起於「五方帝」、而「五方帝」之說、則起於「五行」、「五行」之說、起源或甚古、現存之古書中、雖無「五行」說之痕迹、然甘誓洪範道「五行」、甘誓洪範雖皆戰國時書、然墨子已引甘誓、則此篇之著作時代、最晚不得過戰國中世、甘誓云、「威侮五行、怠棄三正」、「五行」自爲金木水火土之「五行」、「三正」或卽爲天地人之三才、「五行三正」、卽「五帝三皇」說之背景也、墨子貴義篇云、「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、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、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、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、」此必非後世所能僞造之語、則至遲戰國初年、已有「五行」說矣、墨子文中所謂青赤白黑四色之龍、疑卽青赤白黑四色之帝、(識緯書中、常以龍表「帝」「神」、而墨子文中所謂「帝」、疑卽黃帝、帝殺四龍、卽所謂「黃帝勝四帝也、此四帝與黃帝、卽「五方帝」、亦卽最早之「五帝」說、(甲骨文中、亦有「五方帝」存在之痕跡、但尙未能徵實)、則「五帝」本爲神而非人也、「五方帝」中、蓋祇黃帝有最上天帝之資格、故其傳說亦最風行、鄒衍五運說起、卽以最上天帝之黃帝爲人王、而置其時代、於夏商周

之前、其後「人之五帝」說起、（始見荀子）、病青赤白黑四帝之未人化也、乃以顓頊帝、
嚳堯舜與黃帝、合爲「人之五帝」、顓頊帝嚳堯舜、在鄒衍之古史系統中、或本承黃帝、
而統屬於虞代、及是稱爲「五帝」、病其不能與「三王」分屬於三代之說相合也、乃亦分
「五帝」爲五代、唐虞之說既盛、有熊軒轅高陽高辛之號、遂紛紛而起也、（黃帝等初無
代名、蓋以一時難於拼湊之故、及漢世始以有熊高陽高辛等、爲黃帝顓頊帝嚳之國號）、
至月令出、更以太皞炎帝（卽赤帝之化身、「五方帝」中、蓋惟赤帝之勢力、與黃帝略侔
、故其人化亦次早於黃帝）、少皞顓頊應含青赤白黑四帝、而與黃帝同爲「五神帝」、
（魏相稱此「五帝」爲「五方之神」）、劉歆則以二系統之「五帝」併合爲一、添入共工
帝摯二閭統、造成世經之古史系統、於是「五帝」之說亂、古史之糾紛乃益起矣、——
〔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〕五帝傳說之來源、近人多謂本於鄒衍之五德終始說、其說殊不然、
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云、「鄒子有終始五德、從所不勝、土德後木德繼之、金德次之、火
德次之、水德次之、」史記封禪書云、「騶子之徒著終始五德之運、及秦帝而齊人奏之、
故始皇采用之、」又云「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、或曰、「黃帝得土德、黃龍地螾見、夏得
木德、青龍止於郊、草木暢茂、殷得金德、銀自山溢、周得火德、有赤鳥之符、今秦變周
、水德之時、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、此中水德之瑞、」終始五德之說、秦帝而齊人奏之
、始皇采用之、則所謂「或曰」云云、當卽齊人所奏之說、案呂氏春秋應同篇云、「凡帝
王者之將興也、天必先見祥乎下民、黃帝之時、天先見大螾大蜃、黃帝曰、「土氣勝」、
土氣勝、故其色尚黃、其事則土、及禹之時、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、禹曰、「木氣勝」、
木氣勝、故其色尚青、其事則木、及湯之時、天先見金、刃生於水、湯曰、「金氣勝」、
金氣勝、故其色尚白、其事則金、及文王之時、天先見火、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、文王曰、
「火氣勝」、火氣勝、故其色尚赤、其事則火、」此與史記封禪書齊人奏始皇者甚合、故馬
國翰等皆謂此卽鄒子文、抄入呂氏春秋者、據此是鄒衍之帝王系統、爲黃帝禹湯文王、史

記孟子荀卿列傳亦稱鄒衍「先序今以上至黃帝、一而淮南子齊俗篇「虞社用土、夏社用松、殷社用石、周社用栗、」高注引鄒子曰、「五德之次、從所不勝、故虞土、夏木、殷金、周火、」據此鄒衍之朝代系統、又爲虞夏商周、是其所謂五德轉移、包三王而言、且僅四代、尙不及五數、鄒衍之朝代系統、既由虞而夏而商而周、其帝王系統又由黃帝而禹而湯而文王、禹湯文王、爲夏商周之始王、則鄒衍蓋以黃帝爲虞之始帝、以堯舜等帝皆納入虞代中、是五帝之傳說初不與鄒衍相涉、此其明證、而蒙文通必以五帝說與鄒衍五運相關、謂、「騶子并黃帝夏殷周以言五運、知騶子據三王以言五帝、先五帝而以夏商周三王屬於後、外三王而言五帝、後起之說也、」（古史甄微）其說甚非、考荀子非相篇云、「五帝之中無傳政、非無善政也、久故也、禹湯有傳政、不若周之察也、」是古人之所謂五帝、外三王而言、荀子之說、又爲明證、五帝說之有組織者、莫若呂氏春秋十二紀、及禮記月令、與淮南子天文篇等所載、而騶子陰終始五十六篇外、史記騶衍傳、尙稱其有主運其書、集解引如淳云、「今其書有主運、五行相次轉用事、隨方面爲服」、錢穆謂如淳之所云、卽爲呂覽十二紀、及月令所載之五帝說、但無明證、或如淳所云、亦指五德轉移之終始說耳、抑鄒子之五德轉移說、尙與所謂「一方面」有關也、又周禮夏官司燿鄭注云、「鄭司農說以鄒（同「鄒」）子曰、春取榆柳之火、夏取棗杏之火、季夏取桑柘之火、秋取柞櫟之火、冬取槐檀之火、」是鄒子固有關於月令之說也、論語陽貨篇、何晏集解所載馬融所引周書月令、有「更火」之文、與鄒說絕類、豈「周」「鄒」以音近而誤耶、考鄒衍之五德終始、以「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、」爲次、用相勝說、而月令以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」爲次、又爲相生說、兩說絕然不同、卽此可知月令之五行與五帝、絕不與鄒衍相關也、（五行相生之說、董仲舒已採用之、淮南子墜形篇亦云、「一位有五材、是故鍊土生木、鍊木生火、鍊火生雲、鍊雲生水、鍊水反土、」此亦近相生說、可證月令非僞、）五帝之說、當起於五方帝五色帝之祠、近人或謂殷卜辭中「方帝」、「帝方」之文、卽指五

方帝之祀、例如、「今丁酉夕、禘于方帝」、「殷契佚存五〇入版」、「方帝、勿方帝」、「龜甲獸骨文字」、「一一〇」申、帝方」、「殷契佚存二二六版」、「甲寅卜其帝方、一羊一牛九犬」、「燕京大學殷虛卜辭七一八版」卜辭中又有稱禘於東或西、北者、如「己巳卜、王禘於東」、「殷虛書契前編四、一五」、「貞禘於東」、「殷契佚存四九五版」、「貞禘於西」、「殷虛書契後編上、二四」、「乙巳卜、甬西」、「後編下二六」、「乙巳卜、甬北」、「後編下二六」、「貞禘於北」、「殷契佚存五七五版」王國維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云、「曰（貞方帝卯一牛之南□）、曰（貞禘禘於東）、曰（己巳卜於東）、曰（禘於西）、曰（貞癸酉卜中貞三牛）、曰（方帝）、曰（東）、曰（西）、曰（中）、疑卽五方帝之祀矣」、「（下六〇）郭沫若金文所無考駁之曰、「余曩亦頗是認此說、然細審實依稀髣髴之論也、卜辭多假帝爲禘、「貞方帝」者、貞方禘也、又卜辭云、「卜□貞」之例至多、卜貞間之一字或爲實、或爲旅、或爲馘、或爲戔、或爲由、或爲呂、義均不明、此「卜中貞」、「亦其一例、中字非必卽中央土德王之黃帝也」、「（金文叢考）其說甚辨、卜辭中有否五方帝之祀、今猶無實證也、是五方帝遠源殷商之說、尙不足信、然五方帝五色帝之祠、最遲當春秋時已有、史記封禪書云、「自周幽王爲犬戎所敗、東徙雒邑、秦襄公攻戎救周、始列爲諸侯、襄公既侯、居西垂、自以爲主少皞之神、作西時、祠白帝、其後秦文公獵泃渭之間、卜居之、吉、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、其口止於酈衍、文公問史敦、敦曰、此上帝之徵、君其祠之、於是作酈時、用三牲、郊祭白帝焉、其後、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、祭青帝、秦靈公作吳陽上時、祭黃帝、作下時、祭炎帝、酈陽雨金、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、故作畦時酈陽、而祀白帝、高祖入關、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、對曰、四帝有白、青、黃、赤帝之祠、高祖曰、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、何也、吾知之矣、乃待我而具五也、乃立黑帝祠、命曰北時、「封禪書載秦襄公祀白帝、文公夢黃蛇作酈時、又祀白帝、宣公作密祠祭青帝、靈公作上時祭黃帝、作下時祭炎帝、獻公作畦時、復祭白帝

、計祠青帝黃帝炎帝各一而白帝凡三、終秦亡而五帝之祠未備、其所以三祠白帝少昊、當以白帝是其西方之帝、其所以不立黑帝祠、豈以黑與白相反之故耶、及漢高祖、乃立北時而祀黑帝、封禪書稱高祖曰、「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、何也、」又曰、「吾知之矣、乃待我而具五也、」漢高祖知天有五帝、秦始皇豈不知之、豈真必待高祖而五、當別有原因也、終秦之亡、五帝之祠未備、而呂覽十二紀首章固備載之、亦足見五帝之說、在秦本早有成說、顧頤剛云、「自從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、祭黃帝、經過方士的鼓吹、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」、顧氏謂五帝之說由於五色天帝之神話、實確當不可易、五色天帝五方天帝之神話、疑卽由「皇帝」之字、變爲「黃帝」而起、「皇帝」既字變爲「黃帝」、世人遂以爲天帝由彩色方位而分、五色天帝、五方天帝之說、乃因之而起矣、考五方本爲神話界慣用之置配法、如山海經之五藏山經、卽以東南西北中分配也、童書業氏、亦力謂五帝之說、起於五方帝云、「墨子貴義篇云、「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、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、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、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、」此必非後世所能偽造之語、則至遲戰國初年已有五行說矣、墨子文中所謂青赤白黑四色之龍、疑卽青赤白黑四色之帝、而墨子文中所謂帝、疑卽黃帝、帝殺四龍、卽所謂「黃帝勝四帝」(孫子)也、此四帝與黃帝、卽五方帝、亦卽最早之五帝說」、(見三皇考附錄二案語)其見甚早、案莊子應帝王篇云、「南海之帝爲儵、北海之帝曰忽、中央之帝爲渾沌、儵與忽相遇於渾沌之地、渾沌待之甚善、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、曰、人皆有七竅、以視聽食息、此獨無有、嘗試鑿之、日鑿一竅、七日而渾沌死、」此雖喻言、然戰國時人以帝有地方性、於此亦可見、五方天帝之說、本爲一橫剖面之神話、言天上東南西北中、並立有青炎白黑黃五帝、各主一隅也、影響所及、於是演於天上之故事、幾又出演於地上、秦昭王竟自爲西帝、致東帝於齊湣王、蘇代又推秦爲西帝、趙爲中帝、而燕爲北帝、顧頤剛楊向奎三皇考、以爲五帝系統、與帝典文字、皆在此帝制運動下一一出現、疑不免倒果爲因、史記稱秦承相王綰、御史大夫馮劫

、廷尉李斯等、奏秦始皇謂「古者五帝地方千里、其外侯服夷服諸侯、或朝或否、天子不能制、」此與呂氏春秋務大篇云、「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、既足以成帝矣」之語印合、是此時五帝雖已由上帝演變而爲人王、尙非大一統之君也、惟呂氏春秋蕩兵篇云、「五帝固相與爭矣、遞興遞廢、勝者用事、」似五帝早已由橫的排列變而爲縱的系統矣、五色天帝之神話、不僅見之於秦、亦見之於楚齊、如晏子春秋云、「楚巫見景公曰「請致五帝以明君德、」景公再拜稽首、楚巫曰「請巡國郊以觀帝位、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、曰、「五帝之位在於國南、請齋而後登之、」晏子書雖假託、此事或不虛也、漢書郊祀志又稱「漢興、晉巫祠五帝、」漢既興而晉巫猶祠五帝者、或晉舊亦曾祠五帝耳、是秦之外、楚晉齊並已祠五帝矣、五帝之神話、疑不特秦晉楚齊、東南西北四方所有、即中原亦有之、墨子貴義篇、帝殺青赤白黑四色龍之說、既即黃帝勝四帝之說、而非攻下篇又云、「高陽乃命禹於玄宮、」案莊子大宗師篇云「夫道、黃帝得之、以登雲天、顓頊得之、以處玄宮、」其以高陽顓頊處玄宮、實即顓頊爲玄帝（即黑帝）之說、墨子稱高陽命禹於玄宮、以征有苗、天命湯於鑪宮以征有夏、天命周文王伐殷、而管子幼官篇謂齊桓公「一會諸侯、令曰、非玄帝之命、毋有一日之師、」殆亦以高陽爲玄帝也、國語周語云「星與日辰之位、皆在北維、顓頊之所建也、」蓋亦由於顓頊處北方故云然、其說皆與呂氏春秋月令之說同、五色天帝神話之中心爲黃帝、黃帝初見於陳侯因資鐘、終始五德、國語、左傳、田俅子、莊子、山海經、世本、韓非子等書、而莊子、山海經、尤多關於黃帝之神話、蓋黃帝之神話、在中原已轉變而爲上帝、而偏方之所傳、尙具有神話性、故司馬遷謂「百家言黃帝、其文不雅馴、薦紳先生難言之、」蓋偏方文化、較低於中原、中原不能存在之神話、在四裔轉得而保存之、亦猶槃瓠之傳說久已不存在於中原、而彼苗民蠻民、轉能保存而信仰之也、五帝傳說之配合、於古有二大系、（一）太皞、炎帝、黃帝、少皞、顓頊、此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月令、淮南天文篇主之、漢書魏相傳、載魏相所奏亦同、如呂氏春秋十二紀月令

云、「（春月）其帝太皞、其神句芒、天子居青陽、立春之日、迎神於東郊、（夏月）其帝炎帝、其神祝融、天子居明堂、立夏之日、迎夏於南郊、（季夏）其帝黃帝、其神后土、天子居太室、（秋月）其帝少皞、其神蓐收、天子居總章、立秋之日、迎秋於西郊、（冬月）其帝顓頊、其神玄冥、天子居玄堂、立冬之日、迎冬於北郊、」（二）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、此大戴禮記五帝德、及史記五帝本紀主之、呂氏春秋高注、五帝本紀正義引譙周應劭宋均說皆同、崔述補上古考信錄、論此二大系之淵源曰、「春秋傳云、黃帝氏以雲紀、炎帝氏以火紀、共工氏以水紀、太皞氏以龍紀、少皞摯之立也、鳳鳥適至、故紀於鳥、自顓頊以來、不能紀遠、乃紀於近」此但歷敘古帝紀官之不同耳、初無五帝之名、亦無五德之說也、呂氏緣此遂刪共工氏、而五德分屬之、失傳之本意矣、國語云「黃帝能成名百物、以明民共財、顓頊能修之、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、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、舜勤民事而野死、」但序此五人之功、爲下禘帝張本耳、亦不稱爲五帝、而謂五帝必限以五也、大戴禮遂又取此爲五帝、而他不與焉、亦非國語意也、其說近似、此二系之五帝說、固皆出於後人各據所本、以配合而成、然余尤有進者、余意此二大系實乃東西民族、各以其神話傳說、配合而成者、太皞卽帝嚳帝俊、初爲殷與東夷之上帝、少皞卽契、初爲殷與東夷之下后、黃帝乃西方上帝「皇帝」之字變、顓頊卽堯亦爲西土民族之上帝、呂氏十二紀與月令、以太皞置黃帝上、少皞置顓頊上、此明爲東夷民族所造之說、五帝德等書、以黃帝顓頊置帝嚳上、堯置舜上、此又明爲西土民族所組合之說、蓋五色天帝之傳說、由於皇帝之字、假爲「黃帝」而起、故黃帝爲五色天帝神話之中心、而其餘四帝無有着落、東西二系民族、各自組織系統、於是兩相分歧、呂紀月令一系之五帝說、頗爲晚清今文家所疑、晚清今文家、必以大戴禮史記五帝本紀之五帝說、爲今文說、謂得孔門相傳之旨、而力攻呂氏月令等五帝說、謂出劉歆僞作、然大少皞之說、不僅見於月令、旣無以自堅其說、乃並左傳鄭子楚語觀射父談及大少皞之語、一併歸之歆僞、甚至以史記封禪書

稱奉襄公祠白帝少皞者、亦出僞竄、持論既悍、說又不可通、蓋呂氏月令一系之五帝說、本出殷人東夷之所傳、故與大戴禮所傳周人一系之五帝說有不同、非若者爲正說、若者爲僞說也、考左昭十七年傳云、「秋、郊子來朝、公與之宴、昭子問焉、曰、「少皞氏以爲名官、何故也、」郊子曰、「吾祖也、我知之、黃帝氏以雲紀、故爲雲師而雲名、炎帝以火紀、故爲火師而火名、共工氏以水紀、故爲水師而水名、大皞氏以龍紀、故爲龍師而龍名、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、鳳鳥適至、故紀於鳥、爲鳥師而鳥名、自顓頊以來、不能紀遠、乃紀於近、爲民師而命以民事、則不能故也、」仲尼聞之、見於郊子而學之、旣而告人曰、「吾聞之、天子失官、學在四夷、猶信」、大小皞之說、中原人所不知、而東夷知之、是則二系五帝說之不同、實由民族傳說之異、於此可見、郊子以大皞少皞置於顓頊之上、與月令同、月令亦爲東夷系之傳說也、呂氏春秋十二紀、旣載東夷系五色天帝之說、而他篇乃又取西方系之五帝說、如古樂篇云、「昔朱襄氏……葛天氏……陰康氏……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、帝顓頊生自若水……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……帝嚳命咸黑作爲聲……帝堯立、乃命質爲樂……帝舜立、命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、」尊師篇亦云、「神農師悉諸、黃帝師大撓、帝顓頊師伯夷父、帝嚳師伯招、帝堯師子州支父、帝舜師許由、禹師大臣贊、湯師小臣、」其於黃帝至舜稱帝、黃帝以上、舜以下皆不稱帝、此皆明爲西方系之五帝說、論大篇務大篇分別舜禹帝王之號、亦有明畫之界限、前已論之、蓋呂氏春秋之作、以月令之五帝爲神帝、而黃帝至舜之五帝爲人帝、故一書並存之、於月令言大皞等五帝、於月令外、則舉黃帝至舜之五帝、而於大皞等五帝、乃絕不道及、繆鳳林三皇五帝說探源云、「今知呂覽于太皞等五帝外、復言黃帝等五帝、前者神帝、說本遠遊、後者人帝、又爲大戴史公所本、」其說近是、惟繆氏又謂、「諸言人之五帝者、若管子莊子荀子、不言神之五帝、言神之五帝者、若晏子屈原、不言人帝、周官呂覽雖兼言之、其義各別、則二五之起、或因先民數字尙五之故、非人源于神、或神源于人也、」此以自古卽有神帝人帝

二系、各不相關、非是也、人五帝之說、原本於神五帝、蓋中原文化較高、中原人已潤色神話爲人話、而東夷宿好鬼神、則始終保存其神話性之傳說耳、古帝與五帝之配合、先有東西二大系之不同、古帝與三皇之配合、先後更有四說之多、後儒無不苦於無所適從、羣思如何調停其說、東系之五帝說爲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、西系之五帝說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、兩相比較、黃帝顓頊爲兩所共有、其異者一有帝嚳堯舜、一有大皞炎帝少皞耳、劉歆既造大皞卽伏羲、炎帝卽神農之說、伏羲神農固可納入三皇中、是東系之五帝說可以取消、惟少皞則苦於無所安放也、東漢大儒鄭玄、欲兩全其美、不忍割愛、於是創五帝六人之說、以少皞插入西系之五帝說中、其注尙書中候勅省圖云、『德合北辰者皆稱「皇」、運斗樞「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也」、德合五帝座星者稱「帝」、則黃帝、金天氏、高陽氏、高辛氏、陶唐氏、有虞氏是也、實六人而稱五者、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』、(詩譜疏書序疏引)其無以解六人而稱五之說、因創「德合北辰者稱皇、德合五帝座星者皆稱帝」之說、用心亦良苦、然六人稱五、終難爲人取信耳、孔穎達尙書正義嘗斥之云、『若六帝、何有五座、而皇指大帝、所謂耀魄寶、止一而已、本自無三皇、何云三皇、豈可三皇數人、五帝數座、二文互舛、自相乖阻也』、後人鑒於三皇中有伏羲神農爲各家所同、其一爲女媧、爲燧人、爲祝融、爲共工、又苦無定說、因將五帝中六人之首席黃帝、升入三皇中、僞孔安國尙書傳序云、『伏羲神農黃帝之書、謂之三墳、言大道也、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、謂之五典、言常道也』、皇甫謐帝王世紀乃直云、『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、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』、(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正義引)孫氏注世本亦云然、禮緯稽命徵並云『三皇三正、伏羲建寅、神農建丑、黃帝建子』、(古微書引)此說因見於經書、故其勢甚盛、然女媧等何故不得入三皇、黃帝明稱帝、又何以可入三皇耶、孔穎達尙書正義於此二點嘗作詳盡之解釋(一)伏羲神農見於易繫辭、女媧燧人祝融皆不見於易、說者謂燧人在伏羲前、然易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、又祝融乃顓頊以前火官之號、五經無云爲皇者、